

HONGLOUMENGDUXUEKAN



紅樓夢學刊

1984





# 红楼梦学刊

一九八四年 第一辑

总第十九辑

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  
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封面设计：张占甫



**红楼梦学刊**

一九八四年第一辑

总第十九辑

---

**编辑：**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

**出版：** 百花文艺出版社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**印刷：**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     **发行：** 天津市邮局

**国外总发行：**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（中国国际书店）

**国外代号：** Q188      **代号：** 6—37      1984年2月15日出版

---

天津市报刊登记证第008号

**定 价：** 1.08元



## Studies on "A Dream of Red Mansions"

No. 1 1984

## Main Contents

- Cao Xueqin's Subjective Intention and the Novel's  
Objective Significance..... He Yongkang
- Hong Lou Meng* and Early Bourgeois Humanism  
..... Zhang Jinchi
- Cao Xueqin's Contribution to Aesthetics in  
Chinese Fiction..... Wu Kongzheng
- Hong Lou Meng*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 
..... Liang Guizhi
- Hong Lou Meng* and Chinese Fiction Writing of the  
May 4th Period..... Yang Yi
- The Evocation of Atmosphere in *Hong Lou Meng*  
..... Li Tong
- Innuendo in *Hong Lou Meng*..... Luo Xianmin
- The Depiction of Characters in *Hong Lou Meng*  
..... Ma Fengqi
- Commemorating the 2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 
Cao Xueqin..... Zhou Ruchang
- On the Authorship of the Last Forty Chapters of the  
Novel..... Wang Yong
- News and Commentaries on Recent Researches and  
Illustrations



## 目 录

- 曹雪芹的主观命意和《红楼梦》的客观意蕴……………何永康(1)
- 《红楼梦》与启蒙主义人性思潮……………张锦池(25)
- 论曹雪芹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……………吴功正(53)
- 《红楼梦》与中国传统美学
- 美学史上的一幕悲剧……………梁归智(79)
- 《红楼梦》与五四小说……………杨 义(95)
- 《红楼梦论集》序……………冯其庸(124)
- 《红楼梦》的意境表现浅探……………李 彤(135)
- 《红楼梦》的含蓄美……………罗宪敏(156)
- 《红楼梦》里的艺术对比……………汪文科(175)
- 吹倒了林姑娘，吹化了薛姑娘
- 谈《红楼梦》人物神韵……………马凤起(193)
- 通过人物之口评论人物语言
- 《红楼梦》中的一个特殊的艺术手法……………何士龙(205)
- “爱君诗笔有奇气，直追昌谷破樊篱”
- 从《红楼梦》的韵文看曹雪芹之创新
- ……………王 缙(225)



《红楼梦》中的谜语……………高国藩(244)

### 正本清源好念芹

——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……………周汝昌(269)

### 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作者的再议

——兼评考证方法上的几种倾向……………王永(284)

从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医药描写论续书的不足…张曼诚(303)

### 也谈后四十回

——读徐迟著《〈红楼梦〉艺术论》举疑……………邱惕盈(315)

### 新发现的一件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

…………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(133)

红楼梦学刊一九八三年总目……………本刊资料室(341)

## · 红 楼 一 角 ·

对“甲戌本”脂评《石头记》上濮氏题跋之异解……汪稚青(77)

虾蟆更……………张庆善(155)

## · 红 学 书 窗 ·

《台湾所见红楼梦研究书目》(那宗训编著)……………余力(123)

《红楼梦研究文献目录》(宗隆发编)……………石言(204)

## · 红 学 动 态 ·

### 1983年山西省高等院校《红楼梦》

学术讨论会在临汾召开……………何林天(174)

• 红学争鸣报道 •

关于“掩盖”说的争鸣现状.....石尚文(333)

• 红楼画廊 •

红楼二尤.....任率英绘 陈明摄

香菱咏月.....黄 均绘 陈明摄



## 曹雪芹的主观命意和 《红楼梦》的客观意蕴

何永康

鲁迅在论及《红楼梦》时说：“单是命意，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：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。在我的眼下的宝玉，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。”

这确实是一种发人深思的文学现象。它涉及到主观与客观、形象与思想、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，应当引起《红楼梦》研究者的足够注意。

—

所谓“命意”，就是指作家要在作品里表现的某种思想，又曰“立意”。要想弄清它，不能只看作家本人的“宣言”——写作札记、创作体会、文艺书简等等，而应当以他的作品为主要依据，——他是拿什么标准去选择题材的，他对哪些生活现象特别感到兴趣，他怎样在字里行间倾注自己的爱憎好恶之情？基于这一点，我们在研究曹雪芹的主观命意时，必须从他着力描写的那些生活现象入手。


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着力描写的生活现象是什么呢？要言之，就是“病”与“梦”。

在曹雪芹之前，我国几乎没有一部悲剧作品象《红楼梦》这样热衷于写病。贾宝玉“行为偏僻性乖张”，精神活动不太正常，而且发了几回“疯病”；林黛玉多愁善感，眼泪不断，“态生两靥之愁，娇袭一身之病”，患了“忧郁症”；薛宝钗看起来很健康，其实从娘胎里带来“一股热毒”，需要吃“冷香丸”；王熙凤尽管行动生风，也有“恃强羞说病”的时候；晴雯容易伤风感冒，后来大概死于肺结核；袭人也曾经吐过血，不觉将争荣夸耀之心“尽皆灰了”；焦大会发酒疯；妙玉会“走魔入火”；赵姨娘会“神鬼附体”；香菱酿成了“干血癆”，如此等等，堂堂的贾府简直成了名符其实的“病区”！

一般说来，悲剧构思的中心常常是死亡。窦娥蒙冤被害了，杜十娘含恨投江了，她们都死得很悲壮，人们透过这些死亡比较清晰地看到了真与假、善与恶、美与丑，被害者本人也坚信自己是正义的、无辜的，所以，窦娥能呼唤“六月雪”，杜十娘能怒沉“百宝箱”，——分明带有某种浪漫气息。《红楼梦》中尽管也有金钏儿、晴雯那样壮烈的死，但它的基本格调是悲凉的、感伤的。它的主要笔墨，是写病态社会中的病态的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长期被疾病折磨的痛苦，要大大超过死亡的痛苦；曹雪芹正是抛洒着辛酸的泪水，去表现生活在封建末世的“病人”们的难言之苦的。这是他的艺术独创（古今中外罕见！），更是那一时代给予他的启示。

由于清帝国的建立，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明代出现的资本主义新因素遭到了无情的压抑，文化专制主义、复古主义、禁欲主义等等，配合着铁蹄、刀剑和镣铐，维持着病人



膏肓的封建制度，使它能够继续喘息下去。到处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空气，到处都散布着溃瘍着的创伤，人们的身心受到了残酷的、隐秘的折磨，肉体上和精神上呈现出种种病态。于是，在蒲松龄的笔下，连最爱笑的婴宁也噤声不笑了（《婴宁》），连最稳重的芸娘也在几句戏言中投江了（《王桂庵》）。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感伤文学气息的影响下，曹雪芹不再满足于用死亡的旋律来组成比较壮烈的悲剧乐章，他要努力表现患了“时代病”的病人的痛苦，让读者从《红楼梦》的交响乐中听到“病人”们的呻吟……

《红楼梦》中写的那些“病”，几乎都可以立出比较完整的“病案”，整理出相当详细的“药方”。粗粗一看，作者描述的是人们肉体上的疾病，其实，他是一击两鸣，由此及彼，借肉体之病来写社会之病。概括起来说，《红楼梦》里的“病”有如下几点特征：

一，心病居多。第三回有一节文字，写贾宝玉眼中的黛玉容貌，最后两句是“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如西子胜三分”，明显地切“心病”二字。林黛玉的病，只要心境平和，好生调养，是有希望治好的。然而，她偏偏多心，遇事总要往坏处想，简直有点“杞人忧天”、“庸人自扰”。是林黛玉自己作践自己吗？不！是整个社会环境和时代压力迫使她这样做的。她失去了双亲，失去了家门权势，寄寓在本也难站的贾府，这就意味着失去了人格和尊严，必须学乖使巧，看他人的眼色行事。面对着如此难堪的生活处境，一心向往着自由的林黛玉，怎能够舒展眉头呢？她的腰杆子想挺起来，而私有制度的沉重磨石却无情地压下来，要将她的人格和自尊碾碎！这就埋下了敏感多疑的病根。加之，在那个时代，爱情就是淫乱，就是“万恶之首”，



所以林黛玉在追求爱情的艰苦历程中，时时刻刻受到封建道德的隐秘折磨，她的心怎么能够平静呢？这样一来，她的病就愈来愈重，愈来愈奇怪了，“大约一年之中，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满足的觉”；甚至“蛇影杯弓”，决心用“绝粒”来结束自己的生命！再看贾宝玉，他的“疯病”其实也是一种“心病”。他日夜将心悬着，生怕封建家庭不肯批准他和林黛玉的婚姻，所以一听说“妹妹回苏州去”，就如同“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”，先是目瞪口呆，继而又“满床闹起来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红楼梦》还写了另外一种性质的“心病”，如王熙凤的病。她要争权夺利，无休止地满足个人的私欲，她要管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内政，应付上下左右的复杂矛盾，结果忙坏了身子，酿成了“血山崩”的症候。有了病，本当好好治疗，然而，客观形势又不容许她打“退堂鼓”。她是一只束缚在冰山上的雌凤，尽管冰山正在崩塌，她还是颤抖着用自己的翅膀去拥抱它，维护它。所以，书中出现了“王熙凤恃强羞说病”的篇章，这“羞说”二字，正是王熙凤变态心理的生动概括，一种精神异常的症状。

二，病有罪。在贾府这么一个特殊“病区”里，谁若是生了宝、黛那样的“心病”，是得不到任何同情、体谅和治疗的。恰恰相反，“病”就是“罪”，就是“逆”，必须鸣鼓而攻之，甚至要置之死地而后快。林黛玉的“心病”越来越重，周围的舆论也日益恶化，什么“孤高自许”、“目无下尘”、“说出话来比刀子还厉害”等等，简直象风刀霜剑一样向她袭来，形势变得对她十分不利。林黛玉偏偏不识时务，企图以冷对冷，结果遭到了更多的冷言和冷眼。她感到彻骨生寒，肉体上的病也更沉重。这沉重的病，又给她增加了新的罪名，成了贾母等人厌弃她的一条“理由”。多么巧妙、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性循环啊！



它造成了你的病，加重了你的病，到头来却还要倒打一耙，叫你自己负责、死而无怨！在这方面，贾母的言行最富有代表性。当她发现林黛玉因宝玉的亲事“病也病得奇怪，好也好得奇怪”时，心中已“略猜着了八九”，立即下达了森严的“戒严令”，不让宝玉和黛玉“尽着搁在一块儿”，理由是维护“体统”。后来，林黛玉生命垂危，这位老祖宗在最后一次“探视”中竟然振振有词地宣布：“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玩，好些是有的。如今大了，懂的人事，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，我才心里疼他。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，成了什么人呢！我可是白疼了他！你们说了，我倒有些不放心。”这就是封建当权者们的奇特逻辑，他们残酷地判决了你的死刑，反而要责怪你自己不守“本分”，不成“体统”，不懂“人事”，不象“人”样儿！对于贾宝玉，他们的责难似乎是带着微笑进行的。“我有一个孽根祸胎，是家里的‘混世魔王’”，王夫人给自己的儿子下了这样的评语，听起来还比较委婉，有一点戏谑的味儿；可是，在“宝玉被打”的严重时刻，她的口气就变得相当阴冷了：“若有你（贾珠）活着，便死一百个（宝玉），我也不管了！”为了强调这一种责难，曹雪芹还通过傅家二婆子的口，对贾宝玉做了一番指手划脚的评论：“他们家的宝玉是相貌好，里头糊涂，中看不中吃。果然竟有些呆气！”“千真万真，……一点刚性儿也没有！”这就是“似傻如狂”的贾宝玉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。他“病”了，连亲娘老子都厌恶这种偏僻、乖张的“病”，至于世人的诽谤，那就可想而知了。再看另一方面，王熙凤那样的“心病”是不是有罪呢？也有。这是因为在封建当权者的派系斗争中，互相指控有罪是惯常的伎俩，谁的野心越大，谁的罪名就越多，所以，“素日最喜揽事，好卖弄能干”的王熙凤，就成了敌对派系的



眼中钉。当“绣春囊”事发，王熙凤去向邢夫人请安时，邢夫人竟“冷笑两声”，命人出去说：“请他自己养病，我这里不用他伺候！”这分明给“恃强羞说病”的王熙凤当头一棒，攻击她拼命抓权、因权致病、因病误事，必须追究“渎职罪”！

三、无药可救。宁、荣二府三天两头地请医生，开列了各种各样的药方。然而，有多少药方能奏效呢？几乎没有！颇有一点医道的王大夫，曾经为林黛玉的病作了这样的诊断：“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，其实因肝阴亏损，心气消耗，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。”说得很有见地。怒伤肝，忧焚心，那个时代给林黛玉带来了那么多的精神折磨，而且，还不容许她自由地宣泄胸中的愤懑与痛苦。她只能用泪水来浸润自己的伤痕，用琴声来寄托自己的哀思；她只能在噩梦中伸出乞援之手，在诗歌中寻找那远在天边的“香丘”。细心的读者大概注意到了，曹雪芹几乎没有写林黛玉放声大哭过。她只是默默地、无声地抽泣着——她的泪水是往心里流的。是的，在那连哭的自由都没有的冷酷世界里，林黛玉的心病怎么能够凭几帖草药而治好呢？现成的“药方”是有的。当颦卿绝粒、人事都不醒了的时候，雪雁和侍书的一席对话，给林黛玉送来了宝玉并未定亲的消息，霎时间，“阴极阳生”，林黛玉“心神顿觉清爽许多”，而且马上中止了绝食，挣扎着喝了两口水。真是“心病终须心药治，解铃还是系铃人”！对于这一味具有奇效的“心药”，封建当权者们就是不肯施予；他们宁愿眼睁睁地看着林黛玉泪尽而亡，也不曾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丝毫的让步。如果说，林黛玉还只能算一个“外人”，无法使他们动一动“恻隐之心”；那么，对于荣国府的“命根子”贾宝玉来说，他们总应当破格照顾一点吧？也不行！尽管贾宝玉十分明确地向人们显示，他已经同林黛玉



结下了生死之恋；尽管贾宝玉为林黛玉的可能离去，发了那么一场可怕的“疯病”，贾府的当权者们，贾宝玉的嫡亲长辈们，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既定方针，而是十分粗暴地掐断了宝玉的生命线！很明显，在那摧残着自由和良知、青春和爱情的黑暗年代里，宝、黛等人是根本得不到治疗“心病”的良药的，只能是寻寻觅觅，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痛苦中倍受煎熬！至于王熙凤一类人，他们的保命之药和救命之丹似乎倒容易得到；因为，整个封建制度就是为满足他们的贪婪欲望而存在的。然而，这里边又有另一种难处：一来，到处“水旱不收”、“盗贼蜂起”，封建大家庭入不敷出，内囊将尽，连几根象样的人参都凑不齐了，这分明标志着“药源”的日渐枯竭；二来，眼看着大厦将倾，封建主子们之间的权利之争愈演愈烈，胜利了的欲壑难填、还想多捞几把，失败了的输红双眼、企图孤注一掷，这么一来，他们竭力追逐的灵丹妙药（权与利），就成了相煎相逼的火上之油，其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，落得个王熙凤那样的下场：枉费了半世心机，反算了卿卿性命！

通过上述分析，我们看到：《红楼梦》的作者确实是写“病”的能手，他象高明的医生，切准了封建末世整个社会机体的脉搏，用毫不留情的史家笔墨，记录了形形色色的、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病情，描画了众多人物所呈现出来的有同有异的病态；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表现封建末世社会情状的百科全书，它对那一时代人与社会、人与人、人与物、人与自我的尖锐矛盾和畸形关系，几乎进行了全面的、力透肝脾的刻画。

然而，《红楼梦》的笔墨并不仅仅停留于此。为了更加完整地描绘当时的世态人情，它又更进一层，去表现大难临头之时，



各种人物对于前途的展望，以及他们苦心设计的五花八门的理想蓝图。这，就是写“梦”。

当一个社会被沉重的疾病所折磨，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时刻，“梦”就会大量产生。曹雪芹生活在一个多“病”而又多“梦”的时代，所以，他的《红楼梦》里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梦，把中国古代文学的写梦艺术推到了新的高峰。庚辰本四十八回末有条长批云：“一部大书起是梦，宝玉情是梦，贾瑞淫又是梦，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，今作诗也是梦，一并（柄）风月鉴亦是梦中所有，故红楼梦也。”王希廉也认为：“立意作法，另开生面。前后两大梦，皆游太虚幻境，而一是真梦，虽阅册听歌，茫然不解；一是神游，因缘定数，了然记得。且有甄士隐梦得一半幻境，绛云轩梦语含糊，甄宝玉一梦而顿改前非，林黛玉一梦而情痴愈锢。又有柳湘莲梦醒出家，香菱梦里作诗，宝玉梦与甄宝玉相合，妙玉走魔恶梦，小红私情痴梦，尤二姐梦妹劝斩妒妇，王凤姐梦人强夺锦匹，宝玉梦至阴司，袭人梦见宝玉，秦氏元妃等托梦，及宝玉想梦无梦等事，穿插其中，与别部小说传奇说梦不同。文人心思，不可思议。”

常言道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”这说明，人们的梦不管如何荒唐古怪，它都同平日的思想、信念有关。孔子一心要克己复礼，所以常常在梦中跟周公见面；庄子整日价神游于无何有之乡、广漠之野，所以在梦中化成了蝴蝶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大梦和小梦、美梦和噩梦，也同样曲折地反映了作梦人的思想信仰和人生追求。在第五十六回中，贾宝玉梦见同甄宝玉交谈。这场梦，结构奇特，梦中说梦，甄、贾互梦，似乎很难捉摸，其实，它表现了贾宝玉对自我和理想的执着追求。因为，他已经从甄家四女人的口中得悉，甄宝玉跟他一样，有“一种刁钻



古怪的脾气”，也是“怕上学”、见了女孩子就清爽的人物，这怎能不叫他心驰神往呢？所以，他在梦中流露出来的对甄宝玉的敬慕之情和厚密之意，委实就是他对自己的肯定和礼赞！现实生活和封建舆论把贾宝玉贬斥得一无是处，他有口难辩，有志难伸，现在，在这荒诞不经的睡梦中，他可以一吐不平之气了，他可以向自己的理想化身（此时的甄宝玉）折腰致敬了！其它如香菱梦中作诗，贾瑞在梦中滥淫，也同样是某种人生愿望的寄托：前者，表现了一个不幸女子对美好境界的朴素追求；后者，则是一个卑琐无耻的公子哥儿在发泄着肮脏的兽欲。

梦的发生，总得有一个起因，以某种客观情势作为依托。笛卡尔躺在床上，被跳蚤所刺，这才梦见了刀剑伤身。在文学作品中，假如没有实际生活的具体背景，一场幽梦突然到来，那是十分勉强的，很难产生引人入胜、发人思索的艺术效果。《红楼梦》里的梦，大都同那个病态社会的现实事实有关，往往把人们日常生活中正在做或将要做的事凝聚起来，加以“廓大”，使其带有某种预示将来的神秘色彩。在秦可卿死亡的那天夜里，王熙凤梦见秦氏前来诀别，说出了一番令人“不快”和“敬畏”的话。这并不是偶然的。因为，秦可卿患病已久，危在旦夕，梦见她“今日回去”，是十分可能的事；更主要的还在于，秦可卿所说的“登高必跌重”、“树倒猢猻散”、“若不早为后虑，只恐后悔无益”的话，恰恰符合某种客观情势。心机缜密、嗅觉灵敏的王熙凤，在当家理事的社会活动中，已经朦胧地体察到贾氏门庭“乐极生悲”、“盛筵必散”的发展趋势，她的小算盘（充实私房）和大算盘（家计长策）早已在暗中打过多少遍了；所以，才会有这一场预示贾府命运、筹划收拾残局的噩梦。这样的梦，几乎和盘托出了宁、荣二府封建“救亡



派”的行动纲领和应变措施，是垂死挣扎的封建“百足之虫”在梦境中的生动投影，因而，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和重大的认识价值。

人们的梦，往往是日常生活中内心复杂矛盾的延续和变异；现实世界里的各种思想交锋，常常在梦中摆开新的战场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许多梦，就具有这样的特色。贾宝玉梦游太虚境，是全书的第一大梦；它所表现的“人欲”与“天理”的深刻矛盾和激烈搏斗，直接关系到贾宝玉的性格发展和整部小说的思想意蕴，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。以宁、荣二公的幽灵为一方，希望把“禀性乖张，用情怪谲”的贾宝玉“规引入正”，守孔孟之道，遵程朱之理，以维护贾氏门庭“功名奕世，富贵流传”的百世基业；以初露叛逆端倪的贾宝玉为一方，竭力抵抗着这一种“规引”，“痴顽”地坚持着以博爱为核心的“意淫”，用纯真的爱情、友情、同情和情不情来为“闺阁增光”，力图使自由和青春挣脱“天理”的樊笼。斗争的结果是，贾宝玉没有听从警幻仙子的“以情悟道，守理衷情”的教导，全然不顾将来的幻灭和悲哀，更深地陷入了“情天情海”的“迷津”，正如脂批所说：“宝玉从此倍偏、倍痴、倍聪明、倍潇洒”。第八十二回，“病潇湘痴魂惊恶梦”，也是两种思想在梦中的一场搏斗。伴随着宝玉赠绢、黛玉题诗的微妙表白，宝、黛二人的爱情试探阶段已告结束；紧接着，婚嫁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，林黛玉的心不由得悬得更高了。作为一个向往自由的贵族少女，她可以勇敢地向宝玉呈上自己最真挚的爱情，但是，时代的阴影和阶级的偏见又使她跳不出封建礼教的藩篱，只好在婚姻问题上指望着贾母和王夫人的恩赐。然而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老太太和舅母偏偏不露“半点意思”，这怎能不叫林黛玉辗转缠绵、